

科學的「承當」： 《新潮》學生群的走向

• 孫 青

一 「賽先生」的中國旅程

探討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文化，不可能不涉及科學主義。郭穎頤曾將二十世紀中國的科學主義分為唯物論科學主義和經驗論科學主義^①。其中唯物論科學主義是推動馬克思主義興起的重要前提，而經驗論科學主義的信仰者大多屬於自由主義者。金觀濤、劉青峰對《新青年》雜誌中「科學」一詞用法的考察發現，中國知識份子所認同的科學主義和西方不同，在新文化運動中科學實際上被等同於現代常識，所謂科學建構新意識形態功能，在某種程度上同理學將具有倫理價值的宇宙觀建立在古代常識基礎上同構^②。這一成果為研究中國科學主義同馬列主義的關係打開新的思路，但是五四科學主義同自由主義究竟是一種甚麼關係，卻不是上述研究可以解答的。我們知道，在五四期刊中，基本上堅持自由主義立場的典型是《新潮》雜誌，因此對《新潮》群體的考察或許有助於解答這一問題。

近年來，因參與中國現代政治觀念形成的計量研究，對《新潮》雜誌做了較有系統的考察。眾所周知，由北京大學學生傅斯年、羅家倫、徐彥之等於1918年發起成立的新潮社，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一支矚目的力量。由於新潮社受胎於北大教授領導的新文化運動，次年創刊的《新潮》月刊，也得到包括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人大力襄助。因此，《新潮》月刊從一開始就被視為「與《新青年》呼應」的子雜誌。正因為如此，研究者在分析五四時期的文化營壘時也大多對二者不作區分。然而，在將《新潮》與《新青年》的言路進行對照時，我們發現新文化運動中的學生群，從一開始就與老師輩有所不同，並主要表現在對「科學」的擔當上。《新青年》對科學的認同基本上集中於社會改造和意識形態重建；而《新潮》對科學的擔當，純然是學術的，希望通過現代學科體系的建立，建構一個新的世界。分析《新潮》學生群的走向，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多歧性。

我們將《新潮》與《新青年》的言路進行對照時，發現新文化運動中的學生群，從一開始就與老師輩有所不同，並主要表現在對「科學」的擔當上。《新青年》對科學的認同基本上集中於社會改造和意識形態重建；而《新潮》對科學的擔當，純然是學術的，希望通過現代學科體系的建立，建構一個新的世界。

二 《新潮》對待科學的態度與《新青年》的同異

《新潮》雜誌同《新青年》的差異，似乎從它一創刊就表現出來了。《新潮》雜誌創刊之際，正值社會主義思潮排山倒海而來，而唯物史觀也從科學世界觀中凸現出來。以《新青年》雜誌來看，對唯物史觀和社會主義的鼓吹，就日益成為主要內容。《新潮》雜誌創辦伊始，學生輩固然公開支持老師們在《新青年》所闡述的種種主張，但與此同時，對於老師輩揭示的「賽先生」，新潮社所代表的年青一代知識份子卻是心懷疑惑、不能滿意的，並明確對當時社會思潮忽視科學和學術本身表示憂慮。《新潮》也因此決定以「鼓動學術上之興趣」為「本志之第三責任」。傅斯年在這方面的言論十分典型，他說：「我們整天講甚麼新思想，自由思想，卻忘了新思想、自由思想的本根；整天說要給做學生的讀，卻不給做學生的所最需要的科學智識，這真是我們的罪過。」傅斯年指出：「我們雜誌上沒有純正科學的東西，是我們的第一憾事，以後當如尊命竭力補正。」為此，傅斯年相應地做了幾個計劃，決定在社裏設立「西書研究團」，成立譯書團使「翻譯的好文章佔三分之一」，還表示要從一卷五號起多多介紹西洋文學、哲學、科學的門徑書，「凡關於純正科學的著作，無論是普通論文或是專門研究，最當歡迎」。實際上就從這一期的《新潮》開始，介紹純科學的論文就陡增。在《新潮》第一卷第一二期，這方面的文字只有兩篇，而第三四期已增加到八篇。

《新潮》雜誌創辦伊始，學生輩對於老師輩揭示的「賽先生」表示心懷疑惑、不能滿意，並明確對當時社會思潮忽視科學和學術本身表示憂慮。《新潮》也因此決定以「鼓動學術上之興趣」為「本志之第三責任」，以探索和介紹西方現代科學、學術為重心，其社員也自覺以此作為他們那一代的時代使命。

《新潮》欲以探索和介紹西方現代科學、學術為重心，其社員也自覺以此作為他們那一代的時代使命。這與新文化運動主將們所考慮的顯然有所不同，魯迅就曾對此表示說：「《新潮》每本裏面有一二篇純粹科學文，也是好的。但我的意見，以為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無論如何總要對於中國的老病刺他幾針，……現在的老先生聽人說『地球橢圓』，『元素七十七種』，是不反對的了。《新潮》裏面滿了這些文章，他們或者暗地高興……現在偏要發議論，而且講科學，講科學仍發議論，庶幾乎他們依然不得安穩，我們也可告無罪於天下了。」^③魯迅善意的提醒顯然不無影響，《新潮》接下來的二卷一號，這類文章就有所減少。然而，學生對於西方現代學術和科學方法的求知欲望，似乎很難抑制，以後的每一期《新潮》多多少少總有一些介紹現代哲學、科學、心理學、宗教學方法之類的長篇大論出現。最後一期，更出了一個1920年名著介紹特號，榜上有名的全是西方現代哲學、社會學、政治、心理學、物理學著作，包括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在內。

三 「科學」與「理性」的不可分離

《新潮》和《新青年》的這種價值取向上的差別，明顯地反映在對「科學」一詞的用法上。表1為從該雜誌中選出的典型例句。顯而易見，其中一半以上的用法同《新青年》相同，如把科學等同於現代常識，並強調它在建構世界觀、人生觀方面的功能，這一點可以說是五四知識份子科學主義的共同特點。但也有一些用法在價值取向上同《新青年》存在着微妙的不同。第一，《新潮》雜誌的作者往

往承認自然科學本身研究範圍的有限，他們很強調科學的系統性和條理性，特別是了解並關注自然科學的研究步驟。第二，他們在講科學是判斷真偽的根據時，常常和理性聯用。這一點，可以從表2對「理性」一詞的考察中看出來。

我們知道，理性主義是西方近代思想的主流。把科學看作理性的一部分是西方唯物論科學主義產生以前的思維模式。《新潮》對科學的這種看法一方面使得它同當時佔主流地位的唯物論不同，另一方面也決定了其作者的純學者的價值取向。

傅斯年就反覆強調，作為學生一代，首要的是作切切實實的學問，而不是圖「錚錚有聲」，否則將有損無益。他說道：「我覺得期刊物的出現太多了，有點

表1 「科學」在《新潮》言路中的意義舉例

篇目	例句	意義分析
傅斯年：〈人生問題發端〉(1卷1期)	「人的自身的內部又曉得了這三種科學——生物學、社會學、心理學都是發明人之所以為人的。」	生物學、社會學、心理學是發明人之所以為人的三種科學。
譚鳴謙：〈哲學對於科學宗教之關係論〉(1卷1期)	「科學者，以智力為標準。理性為權衡。」	科學的一大特徵是具有理性。
〈故書新評〉(1卷1期)	「平情言之，故書亦未嘗不可讀，要必以科學方法為之條理，近代精神為之宰要，批評手段為之術御。」	科學方法可以使舊學有條理。
顧頡剛：〈對於舊家庭的感想〉(1卷2期)	「我的學問程度還夠不上解決社會問題，因為社會問題是必須用科學解決的。」	科學方法可以解決社會問題。
羅家倫：〈今日中國之雜誌界〉(1卷4期)	「與其登這種頭腦不清的課藝，不如請各位多譯幾篇西洋長短篇關於科學關於常識的論文……。」	科學與「頭腦不清」的課藝對立。
葉紹鈞：〈今日中國的小學教育〉(1卷4期)	「……這等問題的科學像生物學、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論理學、哲學……下一番切切實實的研究功夫……尋出個「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才立定那真實明確的人生觀的根基。」	科學可以解決「籠統」「玄妙」「不切人生」的人生觀，可以解決「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
康白情：〈評壇·太極圖與phallic〉(1卷4期)	「因為我雖然知邏輯和科學現在還不能解答萬有的事理，但是人類用了這個方法，已經解答了許多前人所謂不可思議的事理了。」	科學提供了解答前人不能解答的事理的新可能。
傅斯年：〈對於中國今日談哲學者之感念〉(1卷5期)	「最近半世紀裏，哲學的唯一彩色是受科學的洗禮。」	科學為哲學帶來光明，使其離開混沌。
〔德國〕赫克爾(Ernst Haeckel)著，吳康翻譯：〈真理〉(1卷5期)	「科學唯一之目的是『諸事物的知識自然現象詳細的物觀的考究』。」	科學的目的是自然現象。
〈通信·陳嘉謨給馮友蘭〉(1卷5期)	「現在科學上知識，是不能由悟證得來。專靠因明，是不行的。」	科學上的知識要靠悟證以外的新方法得來。
毛子水：〈駁《新潮》〈國故和科學的精神〉篇訂誤〉(2卷1期)	「凡是宇宙間或多件事物的有系統有分理的解释或記載，都可以叫得科學。」	科學的特徵是有系統、有條理。
王星拱：〈科學的真實是客觀的不是〉(2卷2期)	「我們的官支，有聯續不同的接觸；由我們的智慧把這些材料，構成多和異的印象(Representation)，再從這些多和異的印象裏，求出他們的同點，綜合起來，才能成有系統的知識，——就是科學。」	科學是綜合系統的知識。
何思源：〈社會學中的科學方法〉(2卷4期)	「……凡名為科學的，都要用貫徹的方法，把他範圍中各部分組織一個有系統的學問。……」	科學要用貫徹系統的方法來規範組織它範圍中的學問。
馮友蘭：〈柏格森的哲學方法〉(3卷1期)	「科學的發明也都是從直覺來的……發明家的步驟第一是把具體的事例合得攏來，第二是定『假設』(Hypothesis)，第三證那個假設；這是一定的。」	科學發明的步驟是合攏事實——定假設——證明假設。
陳嘉謨：〈因明淺說〉(1卷3期)	「大凡有條理，有系統，由因可以如果，由果可以推因的智識，都可以叫做『科學』。」	科學的特性是有條理，有系統，遵循因果律。
譚嗣銳：〈新心理學〉(3卷2期)	「科學雖然分立並進，而科學之內容是互相關連，互相解釋，是攜着手一同向進化路上旅行的。」	科學有分科，但目的地只有一個。

不成熟而發揮的現象。照現在中國社會的麻木無知覺論，固然應該有許多提醒的器具。然而厚蓄實力一層也是要注意的，發泄太早太猛，或者於將來無益有損。」「我們原是學生，所以正是厚蓄實力的時候。我不願《新潮》在現在錚錚有聲，我只願《新潮》在十年之後，收個切切實實的效果。」傅斯年還向他的同道們表達他的期望說：「我希望同社諸君的是：(1)切實的求學；(2)畢業後再到外國讀書去；(3)非到三十歲不在社會服務。中國越混沌，我們越要有力學的耐心。我只承大的方面有人類，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實的。『我』和人類中間的一切階級，若家族、地方、國家等等，都是偶像。我們要為人類的緣故，培成一個『真我』。」^④

表2 「理性」在《新潮》中的意義舉例

篇名	引文	意義分析
傅斯年：〈評蔣維喬譯論理學講義〉(1卷1期)	「這樣看來，這部書是部無感覺無意義無 理性 的書。」	理性 是一種價值判斷，而且是正價值。
譚鳴謙：〈哲學對於科學宗教之關係論〉(1卷1期)	「故謂人之智力若日光。而 理性 如利劍。日光洞燭事物之真相，利劍則逞其寒芒之鋒，截斷糾紛，剖析纖毫不容錙銖有所爽忒。」	理性是判斷是非絲毫不爽的工具和標準。
〔德國〕赫克爾(Ernst Haeckel)著，吳康翻譯：〈真理〉(1卷5期)	「造成這些結論的兩個方法——歸納和演繹。諸辯論和諸概念的組成。思想和知覺——構成大腦的功用。即吾們叫做：『 理性 』的。」	理性包括歸納和演繹，是大腦的功能。
羅家倫：〈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進化〉(2卷2期)	「世上沒有 理性 不與權威為敵，也沒有權威不要壓制 理性 。 理性 自身本來沒有物質的勢力，何以能敵得權威住呢？」	理性與權威對立，表現為正價值。
杜威：〈思想的派別／理性派〉(2卷3期)	「既然認定『 理性 』所得的『概念』為基礎，他進行的方法，當然就是演繹，一步一步有條不紊的向上進去。」	由理性所得的概念可以作為演繹的基礎。
杜威：〈思想的派別〉(2卷4期)	「倍氏把舊的法子，從 理性 下手去配合外面事實的，叫做『演繹法』。」	理性是演繹的基礎。
杜威(John Dewey)著，羅家倫譯：〈哲學改造〉(“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 (3卷2期)	「第二經政治的征服和凝結，在上者利用這種傳習，為大家公共行為的標準，但是當時也並沒有 理性 的解釋，邏輯的證明可言。」	理性與邏輯並提，表現為正價值。
何思源：〈布爾塞維克主義〉(3卷2期)	「他說『宗教』的意思是用情感不用 理性 的武斷主義。」	用表現為正價值的理性來判斷宗教的價值。

顧頤剛晚年回憶起自己當時的想法時認為：「我們都是文學院的學生，只想埋頭寫些文章，不願意搞實際的活動。我記得羅家倫在《新潮》二卷一期上發表的一篇題為〈古今中外派的學說〉一文，對我曾產生過一定的消極影響。我當時很贊成他那種只鑽研學問，不問外事的說法。」^⑤毛子水後來在一篇回憶五四的文章中，也說了類似的話：「雖然民國成立已有八年，國事愈來愈壞，而大家卻只專心讀書，不問政治。」^⑥

《新潮》與《新青年》在詮釋「科學」這一新文化運動中極為重要的觀念時表現出來的差異，對於現代思想史來說是意義深遠的。老師們關心科學樹立的權威，學生們則關心自然科學「理性」的方法，認為這恰能彌補中國文化的天然缺陷；老師們關心科學樹立的權威是否能帶領社會走向新的統一，學生們則希望「科學」能夠解決個人的疑惑。而這種觀念的差異，也導致師生不同的走向。

表3 新潮社社員留學經歷及歸國後事業

姓名	留學經歷	學術領域
毛子水	1913年入北大數學系，1920年留德研究史學與地理學。	歷史學
汪敬熙	1919年畢業於北大經濟系，1920年6月留學美國，獲霍普金斯大學心理學博士。	心理學、生理學
何思源	1919年8月留美入芝加哥大學獲碩士學位，後留德習經濟、留法巴黎大學習教育。	教育學
孟壽椿	1921年留美，獲加利福尼亞大學碩士學位。	文學
江紹原	1920年10月留美，獲芝加哥大學碩士學位。	宗教學、教育學
楊振聲	留美，先就讀哈佛，後轉入哥倫比亞大學。	文學
劉秉麟	留英、留德，倫敦大學政治學院碩士。	政治學、經濟學
俞平伯	1920年留英，4月回國。	文學
馮友蘭	1919年秋留美。	哲學
黃建中	1921年赴英愛丁堡大學學教育、倫理，繼入劍橋讀哲學。	哲學、教育學
徐彥之	留英。	文學
康白情	1920年10月留美。	文學
羅家倫	1920年留美遊學美、英、德、法，歷訪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倫敦大學、柏林大學，1926年回國。	歷史學
傅斯年	1919年秋留英，入倫敦大學習心理學，後轉入德國柏林大學學物理、數學、比較語言學等。	歷史學
吳康	1925年留法，獲巴黎大學博士學位，又至英、德研究古代哲學。	哲學
孫福熙	1920年留法，入里昂國立美術專科學校，1930年再赴法入巴黎大學選讀文學與藝術理論。	美術、文學
劉光頤	1918年留美，後赴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研究經濟學。	經濟學

四 學生的走向

《新潮》的學生們選擇了與老師不同的政治立場，同時也選擇了改造中國文化不同的道路。對西方學術的關注，對理性的追求，終於導致他們紛紛留學海外。他們似乎急於弄清那個被師輩們的急切和熱情弄模糊了的偶像賽先生的本來面目。1919年冬天，傅斯年在赴英的船上就留下這樣的話：「我這次往歐洲去奢望甚多，一句話說，澄清思想中的糾纏，煉成一個可以自己信賴的我。」^⑦

新潮社先後有41位社員，除了9人生平資料不詳及周作人不屬同一代人外，已知共有17人赴歐美留學(如表3所示)。在這17人中，4人曾習自然科學，4人習政治經濟學，2人學教育學，1人學宗教學，這些學科都是將現代科學實驗方法運用到其他學科中的現代學科，學生們顯然對將科學方法運用到其他學科極感興趣。

在這些人中，傅斯年可謂興趣最廣，變化也最多。他先在倫敦大學師從實驗心理學大師斯皮爾曼(Charles Edward Spearman)，對弗洛伊德學說傾注了大量精力。為了治實驗心理學，他進而治理化學和高深的數學。王汎森在整理傅斯年留學時所買的書籍時發現，除了心理學的書籍，傅斯年幾乎不買其他書籍，「足見剛到英國的兩年，整個精神全放在心理學上」。然而，傅斯年並未沿這條路走下去。受柏林大學量子力學及比較語言學兩門學問吸引，1923年他轉到該校，聽起了相對論和比較語言學的課。他的購書紀錄也顯示，心理學的書買得少了後，物理學、數學方面的書相應增加了。在留學的最後階段，傅的興

《新潮》的學生們選擇了與老師不同的政治立場，同時也選擇了改造中國文化不同的道路。對西方學術的關注，對理性的追求，終於導致他們紛紛留學海外。他們似乎急於弄清那個被師輩們的急切和熱情弄模糊了的偶像賽先生的本來面目。

新潮社當年的年輕一代意識到時代賦予自己的使命除了摧毀之外更重要的是重建，他們對師長們指明的改造中國文化的計劃也有了自己的打算，希望通過用科學方法規範建立現代學科體系，進而改變人們的思維習慣和方式。

趣轉向比較語言學研究，開始大量購買有關梵文、藏文、緬甸文，以及西洋研究中國語言音韻方面的書，其中高本漢的書搜集頗豐^⑧。1920年8月，傅斯年從英國給胡適的信中寫道：「下學年所習科目半在理科，半在醫科，……我想若不於自然或社會科學有一、二種知道個大略，有些小根基，先去學哲學定無着落。」^⑨看得出，傅斯年的着眼點始終落在哲學，修習自然和社會科學全是為了探求一種全新的方法。於是，傅斯年後來致力於建立中國新史學，他的同學們又大多投身於中國現代學科建設的事業，就變得可以理解了。

傅斯年的選擇，只是《新潮》學生群走向的一個縮影。從表3中，我們也可看到，新潮社當年那些留學海外的學生，歸國後紛紛進入各大院校任教。許多新興學科因此而建立，傳統學科的研究方法亦因此而改觀。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都成了中國現代重要學科的奠基人。這其中傅斯年所創「舊域維新」的史語所^⑩，以及汪敬熙在中國創導現代生理、心理學的研究^⑪，都構成二十世紀中國新學術、新學科成長的重要象徵。

新潮社當年的那些學生是中國新文化運動啟蒙者們的親傳弟子，他們原來被寄予厚望能在一代之內徹底摧毀傳統。然而，年輕一代畢竟表現出了差異：他們意識到時代賦予自己的使命除了摧毀之外更重要的是重建；他們對於新文化運動的重要觀念「科學」有了自己的理解，而正是基於這種獨特的理解，他們對師長們指明的改造中國文化的計劃也有了自己的打算，希望通過用科學方法規範建立現代學科體系，進而改變人們的思維習慣和方式。因此，我們可以說，正是這些差異，導致了《新潮》雜誌走上了一條與《新青年》全然不同的道路。

註釋

- ① 參見郭穎頤著，雷頤譯：《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
- ② 參見金觀濤、劉青峰：〈新文化運動與常識理性的變遷〉，《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9年4月號。
- ③ 魯迅：〈對於《新潮》一部分的意見〉，《新潮》，第一卷第五期（1919年5月1日）。
- ④ 傅斯年：〈新潮之回顧與前瞻〉，《新潮》，第二卷第一期（1919年10月30日），「附錄」。
- ⑤ 顧頡剛：〈回憶新潮社〉，載張允侯等編：《五四時期的社團》（二）（北京：三聯書店，1979），頁125。
- ⑥ 毛子水：〈「五四」五十年〉，《傳記文學》（台北），第40卷第5期，頁6-7。
- ⑦ 王汎森、杜正勝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台北：傅斯年先生百齡紀念籌備會，1995），頁85。
- ⑧ 王汎森：〈讀傅斯年檔案札記〉，《當代》（台北），總116期。
- ⑨ 同註⑦書。
- ⑩ 參見杜正勝、王汎森編：《新學術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
- ⑪ 陳省身：〈悼念汪敬熙先生〉，《傳記文學》（台北），第30卷第4期，頁20-21；李書華：〈悼汪敬熙先生〉，《傳記文學》（台北），第30卷第6期。